

呼吁生态平衡

——《弗兰肯斯坦》的生态批评解读

孙叶凤, 蒋显文^①

(南华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 文章从生态批评的角度来解读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指出这部小说体现出了一生态意识,即科学技术的大发展不仅带来了自然生态的失衡,更造成了社会生态和人类精神生态的失衡;不但扭曲了人与人之间正常关系,而且使个人本身的精神高度异化。作品中流露了作者对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及精神生态三者失去平衡的深刻忧虑及对三者达到平衡的强烈呼吁。

[关键词] 生态批评; 玛丽·雪莱; 自然生态; 社会生态; 精神生态

[中图分类号] H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09)05-0107-04

19世纪和20世纪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极大地满足了人类的物质欲求,与此同时,科学技术带来的各种生态灾难也促使人类开始全面反思人类与自然的关系。20世纪末生态哲学思潮的崛起就是这种反思的标志:以研究文学与自然环境关系为己任的生态批评就是生态思想在文学领域内进行的生态思想革命。1996年,彻丽尔·格洛特费尔蒂(Cheryl G. Belfry)和哈罗德·弗洛姆(Harold Fromm)共同编辑的《生态批评读本: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The Ecocriticism Reader: 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问世,标志着生态批评走向成熟。格洛特费尔蒂和弗洛姆将生态批评定义为“正像女性主义批评从性别意识入手考察语言与文学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批评把生产方式、经济和阶级的关系带入文本的解读一样,生态批评研究的是文学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带着以地球为中心的思想认识来研究文学”^{[1]-2}

虽然生态批评兴起于上个世纪,但生态思想一直就存在。尤其是19世纪上半叶浪漫主义时期,欧美生态文学的发展出现了一个繁荣时期。对于出身于当时一个文化氛围极其浓厚的家庭的玛丽·雪莱来说,她的文学创作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这股生态思潮的影响,其代表作《弗兰肯斯坦》也应运而生。

浪漫主义时期的英国文学崇尚自然,热爱自然,强调一种“回归自然”的生态关怀,在自然中寻找真与美。华兹华斯强烈谴责科技文明对人身心的损害,强调回归自然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1] 63-66}。柯勒律治认为人类思想和自然界经常是联结在一起的,自然界是人类幸福和智慧的钥匙。在拜伦和雪莱的诗歌中,他们热爱自然、热情歌颂大自然和谐之美的生态思想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生活在这些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的圈子里,玛丽不可避免受到他们的生态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正如玛丽在《弗兰肯斯坦》的导言中提到的,她从来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而是在其父亲和他父亲的这些文坛朋友所营造的学术气氛中接受熏陶^[2]。她曾和其同父异母的姐姐简躲在客厅的沙发底下偷听柯勒律治背诵《古舟子吟》^[3],也曾是拜伦和雪莱多次长谈的忠实听众,如饥如渴地倾听着他们谈论的各种哲学思潮,其中也不乏有关人与自然的生态思想。这一切无不影响了她的文学创作^[4]。小说《弗兰肯斯坦》中的维克多违背自然规律用死人骸骨造出一个人造人却最终遭到代表自然的人造人残忍的报复,这正是《古舟子吟》中所咏叹的人对自然的随意摧残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天罚”这一主题的再现。

在这样特殊的历史背景及得天独厚的家庭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玛丽·雪莱,无怪乎在其十八岁就创作出《弗兰肯斯坦》这样一部旷世之作。它已成为一本现代的预言式小说,堪称人类一部最优秀的生态小说,也是第一部反乌托邦生态小说^{[5] 184}。它预示了人类企图以科技发明主宰自然却反过来被自己创造的科技怪物所主宰的悲剧。作者玛丽在对主人公维克多的不幸深表同情的时候,对其不幸的根源做了暗示:自然生态失衡、社会生态失衡、精神生态失衡,即违背自然规律,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平衡;进而破坏人与人之间原有

[收稿日期] 2009-07-12

[基金项目] 湖南省衡阳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人与自然的异化及文学中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兼论衡阳生态文明建设之思考”资助(编号:2009D10)

[作者简介] 孙叶凤(1980-),女,安徽合肥人,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①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的和谐关系,打破了人与社会的平衡;最终束缚和扭曲了自我的心灵,导致人自身的异化,打破人与自我的平衡。

自然生态失衡

生态文学批评出发点之一,是认为人类的历史是和自然世界紧密相连的。生态文学批评家们坚信利奥波德的“生态中心论”,反对以人类利益为中心的“人类中心论”,强烈反对人类对大自然的剥削和主宰。小说《弗兰肯斯坦》中,科学技术成了统治自然的工具,自然规律遭到人类的破坏,人与自然原本和谐的关系彻底被打破了。

受人类中心主义的支配,自然规律在某些人眼中看来也是可以支配、控制的。科学家维克多就是其中一位,对科技知识的狂热驱使他违背自然规律造出了一个面目狰狞的怪物。自然界新物种均是以一种通过母体的方式创造出来的,但维克多却打破了这种自然规律。在维克多的眼里,坟墓里的腐烂的尸体、屠宰场里新鲜的肉块、甚至无辜的动物,都是他用于实验的原材料,在他的心中,并没有对死者或活着的自然之物一丝尊重。一切物体都只是为他和他所代表的人类而存在。对此,玛丽不无愤慨地表达了对工业文明下的科技和理性的强烈谴责,科技的加速发展竟然以自然的践踏为代价。通过数月夜以继日的努力,他终于在一个阴沉的夜里使这具人体睁开了眼睛,成功地不经由母体把生命赋予了没有生命的东西。当他发现他的创造物面目丑陋,如同怪物魔鬼时,便无情的抛弃了他。当怪物要求要一个女性伴侣时,他再次违反了自然规律,无视有生命的生灵是群体动物,是需要同伴的,无情地拒绝怪物要女伴以获得同类情感的要求。自然界看似是被征服了,然而,平静之下却隐藏着骇人的波涛,维克多为他打破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弗兰肯斯坦一而再再而三地违背自然规律,创造出怪物却又置之不理,怪物作为被人类压制的自然反过来威胁并毁灭人类。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到:“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5]37}。在对整个人类彻底不抱任何希望以后,怪物对弗兰肯斯坦施行了疯狂的报复。正如怪物所告诫他的“你是我创造者,可我是你的主人——你得服从我才行!”^{[6]60}“我一定设法让你毁灭,不搞得你心如死灰我决不罢休。”^{[6]142}怪物将所有的怨恨发泄到弗兰肯斯坦及其无辜的家人和朋友身上。其实施的第一次报复就是扼死他纯真的幼弟,随后嫁祸于家里忠实的女仆,导致她含冤而死。紧接着维克多多年的挚友难逃一劫,挚爱的未婚妻也在新婚之夜惨遭毒手。年老的父亲,因悲痛欲绝而命丧黄泉。面对亲友的相继被杀,弗兰肯斯坦的内心充满自责与悔恨,决定与怪物不共戴天,追赶怪物到了没有人烟的自然世界——北极。最后因筋疲力尽,生理和心理都病入膏肓,死于茫茫的冰天雪地。正如浪漫主义诗人柯尔律治的长诗《古舟子吟》中的老水手一样,在一次航行途中,射杀了一只信天翁,结果遭到了“天罚”。整船的水手,除了肇事者,全部都死去,尸首横陈甲板,到处是瘟疫般的漫长的沉寂。大自然没有让老水手死去,是要更严厉地惩罚他——让他一生来忏

悔,来承受精神折磨:拦住过路人,向人讲述自己的遭遇,告诫人们永远要尊重、爱护自然万物。人类可以改造自然,但不是使人与自然疏离、对立起来;否则,人类就会像维克多那样,想超越自然追求“人定胜天”,却受制于自然,最终导致自身的毁灭。骄傲的人类似乎忘记了自己也不过是大自然的一个物种,不可能摆脱大自然的固有规律而生存下来。正如弗洛姆所说的,人的悲剧就是“他是自然的一部分,但他却要超越自然”^[7]。这体现了玛丽对自然生态的关注,她强烈谴责科技发展对自然造成的破坏。

社会生态失衡

科学家维克多利用科技造人的行为不但违反自然规律,破坏了人与自然原有的和谐,而且还使其逐渐脱离了正常的社会交往,从而慢慢地沦为科技的奴隶。正如社会学家布克钦指出的,人对自然的统治和社会等级、统治模式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两者是相互强化的。资本主义科技的发展不仅打破原有的自然规律,造成了生态的失衡,而其摧残了人性,扭曲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造成了社会生态的失衡。

科学家维克多在追寻未知奥秘的过程中,他逐渐隔绝于世,对周遭的事物视而不见、对家人朋友置之不理、对戒律禁忌嗤之以鼻,一心一意要完成他的科学事业。这样的人,和一个按照预定程序工作的机器有多少区别呢?曾经拥有一个幸福殷实的家庭,过着伊甸园般的生活,慈爱的双亲经常带着他周游各国,还有温柔美丽情投意合的未婚妻及亲密无间的好友相伴左右。在这样和谐自然的社会关系中,主人公完全是一个健康的人。然而,对科技的痴迷与狂热,摧毁了这一切。维克多自少年时期起,就对科学的书籍如饥似渴,一直想探索大自然的奥秘。进了大学以后,这种痴狂劲头有增无减。他经常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埋头实验,从住地附近的藏尸间采集来各种死尸肢体,在一间极其秘密的斗室中,怀着犯罪的心理,制作着一具八英尺高的人体。他将自己幽禁于一间独立的小房间内,拒绝家庭、社会的介入,如同蜗牛一样龟缩在自己的梦幻世界中,成为一个典型的都市“自闭儿”。两年期间,工作的狂热使他对周边的美景视而不见,与家人、朋友的音信全然断绝。从本质来看,维克多造人的行为,是受当时科技发展下膨胀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影响和支配。为了人类的福祉,置个人的身心及家人、朋友的生死安危于不顾,一头扎进其造人的试验中。人是社会的产物,离开了社会,人就不成为人,如同行尸走肉。对科技的痴迷使得维克多和社会他人的关系异化,原本和谐的社会关系荡然无存。

人与人之间和谐的社会关系被打破,这种破坏的社会关系又反过来逼着维克多付出惨重代价。在创造新人类的整个过程中,弗兰肯斯坦每个夜晚都在承受一种慢性热病的折磨。高度紧张的神经使他恶梦连连,无法安然入睡,触犯禁忌带来的心理压力也使他像犯罪一样躲避自己的同伴。新人类造出之后,患上了神经性热病,好几个月卧床不起,身体几近崩溃。后来虽死里逃生、恢复健康,但他与人造人之间异化的“父子”关系却最终使他彻底崩溃。作为人造人的创造者,维克多顺其自然成了人造人的父亲。然而,怪物的产

生打破了种族血缘上的传承, 他与弗兰肯斯坦缺乏必须的血脉联系, 维系“父子”关系的纽带表现为脆弱的科学技术手段。这种完全建立在科技手段上的父子之情, 必然脆若玻璃。维克多亲手建立的“父子”关系, 但无法接受这种缺乏血缘关系的异化。维克多没有真正意识到自己是怪物的父亲, 也就更不可能意识到应当为之付出情感与责任。“儿子”自“出生”之日就被“父亲”鄙视和遗弃, 到处流浪, 但他所到之处又无不遭人唾弃。最终“儿子”对“父亲”展开了疯狂的报复, 杀妻戮友、逼其身亡。异化的“父子”关系及与他人失衡的社会关系, 使得维克多心力交瘁, 最终死于冰天雪地的北极。

精神生态失衡

精神这个以往总是被生态学家遗漏, 而又日益成为重大问题的领域突显出来。自 20 世纪以来, 更多的人开始把精神问题与现代社会的症结、与地球生态的安危密切联系起来。科学技术在增进人类福利的同时, 又在降低人的精神道德水准, 破坏人与人之间原有的和谐关系, 同时还束缚和扭曲了人的心灵, 导致人自身的异化。维克多的异化, 就是源于其对科技的痴狂, 源于他对大自然神秘法则的好奇与藐视。时常离群索居的孤僻生活, 使他社会纽带中脱离出来, 造成了精神上的孤独、紊乱。人造人的诞生就是维克多精神生态失衡的产物。维克多为了做研究甚至不顾社会禁忌, 经常出入于阴暗恐怖的停尸房、墓地, 盗取科学实验所必需的材料。在极度亢奋的病态心理驱使下, 通过两年多的不懈努力, 他终于将这些理论成功地运用于创造生命的实验中, 草草造出一个八英尺高、外貌奇丑的“科学怪人”。在创造新人类的整个过程中, 弗兰肯斯坦每个夜晚都在承受一种慢性热病的折磨。高度紧张的神经使他恶梦连连, 无法安然入睡, 触犯禁忌带来的心理压力也使他像犯罪一样东躲西藏。然而, 怪物这个可悲的科技牺牲品, 非但没有实现弗兰肯斯坦创造新世界的宏愿, 反而成为后者挥之不去的阴影。

怪物的杀害亲友的行径使得维克多的精神进一步异化。面对幼弟的被杀和忠仆的蒙冤, 维克多徒留声声的自责, 别无其他有效措施。生怕说出真相来, 被别人说自己神经错乱; 害怕别人认为他编的故事荒诞离奇, 也太触目惊心, 被市井小人看做痴人说梦; 害怕被别人当成是疯子的胡言乱语, 畏首畏脚地隐瞒真相。口口声声骂人造人是下流无耻、嗜血成性的魔鬼, 其实自己就是杀人栽赃的伪君子。隐瞒事实后, 他又无时无刻不在遭受悔恨的煎熬, 而且程度越来越深。时时地感到心如刀绞的极度痛苦, “我才是真正的凶手, 却感到心中不死的狠毒的萌芽在慢慢蠕动, 不能给我带来任何希望和安慰。痛苦和绝望咬噬着我的内心, 痛到心底, 我的心灵深处仿佛藏着一座地狱, 那是任何人都没有力量可以打破的。”^{[6] 130}他的内心深处不时发出这样的吼声。那个曾经洋溢着欢笑, 可是现在却满目凄凉的家庭, 都是他一手造成的! 恐惧和绝望围绕着他, 悔恨和罪恶感牢牢地包围了他, 孤独是他唯一的安慰。深沉、惨淡、死寂的孤独与他做伴, 他经受过难以名状的巨大痛苦。好友克莱尔被杀之后, 维克多的精神进一步异化。整日惶恐不安, 骂自己的感情、情操和七情

六欲全该堕落, 一再强调自己是杀害那些无辜牺牲者的凶手, 他们均死于自己的阴谋诡计, 但为了保全自己的名誉, 始终没有勇气说出自己创造了怪物的事实。他在昏迷的时候一个劲儿地说各种胡话: “我曾自称是杀害威廉、贾斯丁和克莱瓦尔的凶手; 有的时候, 我请求护理员工帮我除掉那个在不断折磨我的魔鬼; 有时, 我则感到恶魔的爪子已经卡上自己的脖子, 我又痛又怕, 开始声嘶力竭地大声呼号。我时常坐在椅子上, 眼睛半睁, 面下像死人一样铁青。”^{[6] 152}忧愁不已, 心中充满悲凉。他时而大发雷霆, 狂暴不止; 时而情绪消沉, 颓唐沮丧, 一片茫然, 不知所措, 患上了“癡狂症”。作者玛丽似乎在隐射当今社会上那些怀着犯罪心理而惶惶不可终日者。在与伊丽莎白的婚期临近时, 他更加疯狂, “采取了一切防范措施, 手枪和匕首终日不离身, 时刻提防魔鬼的鬼花招,” 试想终日全副武装、提高警惕地防备, 人的神经能得到放松吗? 人的精神能不异化吗? 新婚妻子的被杀使维克多的疯狂达到了极点。“重重忧虑和恐惧控制了我, 紧紧地把我钳住, 永远把我掌握在它们的魔爪之中。”^{[6] 169}幼弟的被害, 女仆的冤死, 好友的谋杀, 新婚爱妻的残害——维克多将这一切全归咎于“卑鄙”的怪物。然而自己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贼喊捉贼, 精神高度异化。

随着科技的发展, 人类在文明化的过程中逐渐成为理性的动物, 这种理性化在起初是正面的、肯定的力量, 但是后来却渐渐发生了转变, 科技从人类肯定自我的手段逐渐成为了一种异己的东西。出生于浪漫主义时期玛丽有感于人类在科技理性的支配下, 无视自然规律, 破坏人与自然原有的和谐。同时, 又在降低人的精神道德水准, 破坏人与人之间原有的和谐关系, 还束缚和扭曲了人的心灵, 导致人自身的异化。也就是说, 自然生态的失衡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社会生态的失衡, 而社会生态的失衡造成了人类精神的失衡。正如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 新时代的本质是由神话, 由上帝和神灵从世上的消失所决定的, 地球变成了一颗“迷失的星球”, 而人则被从“大地连根拔起”, “丢失了自己的精神家园”。所以可以说, 玛丽·雪莱在《弗兰肯斯坦》中从生态角度无情地揭露了自然的恶化, 人类关系的恶化和人类面临的困境, 这对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的当今社会具有警示意义。

当今社会, 科学技术带来了极为丰富的、供人类享乐的物质, 但同时自然生态的破坏给人类自己带来了巨大的生态灾难。空气和水的污染、土地沙化、全球变暖、南极上空的臭氧洞、天然资源的短缺、人口爆炸、核战争的威胁、精神的异化等等接踵而至, 疯牛病、禽流感、SARS 病毒、沙尘暴等接连发生。人类社会中的尔虞我诈、一切向钱看的观念正腐蚀着人们。人们高速旋转中迷失了自己的精神家园, 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己的精神处于疏离状态。人们不禁要问, “我们从哪里走错了路?” 因为我们无论在自然生态、社会生态, 还是精神生态均失去了平衡, 只有这三者达到一种和谐, 人们的困苦才能解决, 人与自然才能达到和谐。

[参考文献]

[1] 李美华. 英国生态文学 [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8

- [2] Quoted from Cherie D. Abbey. "Mary Wollstonecraft Shelley", *Writers of the Romantic Period 1789–1832* [J].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ture Criticism*, 1987 (14): 245.
- [3] Quoted from Eleanor Ty. "Mary Wollstonecraft Shelley", *Writers of the Romantic Period 1789–1832* [J]. *Concise Dictionary of British Literary Biography* 1992(2): 340.
- [4] Shelly Mary. *Frankenstein* [M].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81: xxii–xxiv.
- [5] 王 诺. 欧美生态文学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6] [英] 玛丽·雪莱. 弗兰肯斯坦 [M]. 昶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 [7] 罗继才. 欧美心理学史 [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266.

Appeal for Ecological Balance

——A Study of *Frankenste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criticism

SUN Ye-feng JIANG Xian-wen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critical criticism,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in Mary Shelley's *Frankenstein* the ecocritical thoughts tha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eads to unbalance of nature ecology and even the unbalance of social and spiritual ecology distorts the normal human-to-human relationship and finally causes spiritual alienation. It shows that Mary is concerned about the ecological unbalance and appeals for ecological balance with nature, society and spirits as the whole.

Key words ecocriticism; Mary Shelley; nature ecology; social ecology; spiritual ecology

(上接第 106 页)

Poems: Result of Image Conceptual Integration

WU Sheng-jun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Conceptual blending theory (CBT) advanced by Fauconnier and Turner has been widely applied to meaning construction of many linguistic phenomena. Conceptual blending is a general cognitive operation, which opens up a new field for studying meaning construction at all levels. This thesis is mainly designed to provide a detailed account and demonstration of the cognitive process of meaning construction of poetic image in poems. In this paper, we intend to demonstrate that the process of meaning construction of poems is the cognitive result of integration of images by compressing a variety of vital relations.

Key words Conceptual Integration Theory; meaning construction; poetic image; vital relations